

味 家 集

黄莺谷 著



味

家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黄莺谷

著

书 名：味象集

著 者：黄莺谷

准印证号：[2012]梅区印准字第 020 号

印 刷：梅州日报印刷厂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目录

第一辑

山城夜市	1
船渡	3
梅城女人	5
夜游大东岩	8
夔纹陶片	11
泮坑湖山	13
秋月	15
山妹子	17
紫叔婆	19
夜雨轻语	21
天乳	23
夜的幽境	25
晚霞般的依恋	27
淡淡的人生	28
听雨	31
童年追忆二则	
儿时趣事常入梦	33
禾笛竹屋	34
难忘今宵	35
风光秀丽的小桑	37
乡情三章	
乡梦	39
留影	39
屐声	40
祖屋	41
旧路青山在	43

长情难凭寄	45
母亲	47
年夜饭	49
贺年卡的遐思	51
满月盈秋	53
散曲五题	
作人间之舞	55
守岁	55
原野点山山花开了	56
春	56
人间灯火	57
《野风堂艺丛》序	58
洗衣乐听水弹弦	59
情人角	62
圆盘，闹市中的“绿岛”	65
绰约如梦丽人行	67
梅花·梅州·客家人	71
梅州赋	73
客家赋	75

第二辑

说闲	77
最难风雨故人来	78
步行	79
追凉且读消暑诗	80
吸风饮露说蝉韵	81
赏月人语	82
说蝶	84
话粥	86
碎言“喷嚏”	88
笑读妙批	90
化雅入俗	92
闲谈的乐趣	94
何必叹穷	96
夕阳与桃花	98
思乡情结	100
闲说“大”与“小”	102

不雅乎“屁”	104
何妨“熟歇”	106
说“隔”	108
文人与山水	110
闲说“物累”	112
识幻与自救	114
囊萤杂说	117
说竹	119
旧砚谈片（五则）	
关于孙汝兰	121
辜负红颜一段香	121
一首“自挽联”讹传考证	122
黄遵宪《双双燕》词	123
大东岩“石鼓”小考	124

第三辑

静庵飘零	125
梨花梦碎	129
泣血怨魂	133
断雁声哀	136
隔帘蛩声	140
泣露啼烟	144
孤琴写怨	148
蕉窗绿雨	151
烟笼兰影	154

第四辑

哭笑不得	157
匆匆春又归去	158
烟堤梦影	179
跋	207

山城夜市

自从搬进市郊新居，我夜间很少出门。难得今晚友人相邀，去逛夜市。

山城梅州的街巷，太熟悉了，却又觉得陌生。作了一番浏览，又添上几分新奇。真有如一条彩色的河，以它那波动的人流，波动的色彩，波动的音响，炫耀着光怪陆离的梦境般的现实。

在夜的斑斓灯影里，我踽踽独行，不能不被四处活跃的气氛所感染，想数也数不清的大小摊档，特别是五花八门的小吃，真称得上“星罗棋布”了。这景象，谁还能想象那过去的十年前的萧条岁月……

那些年头，山城被折腾得如同荒岛。每当我伴着失眠的灯，饥肠辘辘，困扰得快要昏厥时，我便踏着黑夜的阴影，到街上溜跶去。店铺的门关得严严的，行人稀落，山城的夜，寂静凝滞得叫人发怵。

街尾的一隅，摇曳着一盏昏沉沉的煤油小灯。哦，就是这有如一点萤火的光晕，仿佛送来一线希望，使我不由得向它走去。

灯下，是一张双颊干瘪的脸，一位老太婆蜷缩在小凳上，毫无表情的眼睛，木然得像在打着瞌睡。面前立一炭炉，上面支一口泥煲，腾腾的热气飘着茶香。我以为煮着什么稀奇食物，一问，老太婆有气无力地应道，那声音就像从水底浮上来的一样。

“买吧，茶蛋吃了好提神……”她惘然地望着我，目光冷冷的。

我把钱递给她，她用筷子熟练地夹了两只茶蛋给我，我接过转身离去。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望了望，那老太婆依旧蜷缩着，而那一盏昏暗的小灯，倒像泪洗过的眼睛一般，散着迷惘的光晕。望着望着，一阵悲凉袭上心头。唉，不知这死一般沉寂的夜，维系着多少人家苦涩的梦呢……

十多年过去，旧日的情景已不复重现。山城出落得别具风韵了。夜市的魅力，

体现在各种音响的汇流，或粗犷，或清亮，或婉转，都是一支动人肺腑的协奏曲。我们穿街过巷，在亮灯与亮星的交相辉映中，乘兴而行，像一下子走进另一个繁华喧闹的世界。

依然是街尾的一隅，已找不见那一盏萤火似的煤油小灯，也不见那干瘪的卖茶蛋的老太婆。昔日放置炭炉的地方，已摆了露天食摊，当炉的是一位年轻姑娘，那秀眉，那俊眼，那甜甜的笑靥处处都透着青春的灵韵。不知是明炉热汤，腊味饭香，还是姑娘热情的招呼，吸引了那么多人的光顾，心甘情愿地成了她的座上客。

我想，当年卖茶蛋的老太婆还健在吗？这年轻的灵秀秀的姑娘，该是她的女儿？儿媳？不！或者该是她孙女？孙媳？我想寻问知情的人，然而，问谁呢？

夜市灯火，组成灿烂的星河。人们穿行于街市巷闾之中，就像自由自在的鱼儿，快活地游来游去……这夜，这空气，这人流，这音响，连同我们的心，都在闪烁而波动起来了。

1989年5月

船渡

南岸，北岸，有三两艘渡船，如梭来回穿织。

小镇的摆渡，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很小的时候，听老一辈人说，家乡的沙底河床架桥难，唯一的交通工具就靠船家的一支长篙，点划着，渡过来，渡过去。

最早唤渡的，就是南岸早起割鲁草的妇女。天未泛白，街上便响起嚓嚓的脚步声和哄闹的噪声，惊扰着店铺人家的好梦。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在床上醒来一阵，在枕边远远地听着她们尖着嗓子唤渡，一串一串的长音，像唱歌一样好听。

船渡，往返于江北南岸。一支长篙，就像一根独弦，弹拨着岁月，唱着童年的歌。

我记不清第一次乘坐渡船的情景。童年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外婆家。山里人家的孩子，好动，也好奇，天天看山看得熟了，也乏味了，总渴望到小镇上玩玩。碰巧听说小镇来了电影，大人们都提早放下农活，三五成群地下山。我耐不住诱惑，也会跟着他们，走 20 多里路。一到江北渡口，钻进半圆型的船篷，心里便乐开了。

不久，我又迁回小镇居住，住家靠近码头。眼前闪过的，总也离不开渡船摆动的画面。一到圩日，北岸的渡口，南岸的码头，便哄哄闹闹的。乘船赴圩的人，密密匝匝，摩肩接踵而来。此刻的船度，便见得有些气势壮观了。

但是，一到黄昏，小镇又被扔进静寂中，暮霭里便留下一河淡淡的寂寞。

渡，如同钟摆一般，就在那热闹与冷静之间，摇来晃去，送走一个个朦朦胧胧的日子。

渐渐地，我踏入妙龄时光。多梦的季节，爱的骚动，萌芽于同窗情谊。我有几位相好的同学，家在江北乡下。每天清晨，他们步行上学，乘渡船经过小镇，总要邀我一块进校园。遇上周末，我会跟他们一道，乘渡到江北乡下玩。那个时期，对一切都感觉异常美好亲切。薄云轻罩的山峦，或许听得见我们的笑声；流霞染醉的

江流，或许摄下我们的欢颜。青春凝成的同窗之谊，是至圣至洁的爱。船渡，便是爱的联结。

结束了中学生活，江北的同学都一个个考上大学，远走高飞了。我偶尔因事搭乘渡船，再没有以往的欢乐劲儿。常常，我踏着暮霭，独步于河堤上，用一种近乎陌生的目光，呆视着浪里摆渡，心灵便颤抖起来。我仿佛首次意识到，船渡，从南岸到江北，又从江北到南岸，就这样往返来回，渡去岁岁年年……倘若人的一生，就像这样只是往返徘徊，徘徊往返，会变得怎样呢？江水无言，空自流着。

自从 10 多年前，调至城里工作，小镇的住家卖给了人家。乘坐在船渡上，默默听着船篷在风里嘘嘘响着低腔，我的心在流泪——远离了故友的纯情，那一份令人依恋的妙龄时光，遥遥地告别了。

人生之舟，渡我，渡我向着那深远的去处；模糊的、灰蒙蒙的穹盖之下，从此岸，到彼岸，都有一种声音，在低低呼唤，勾起我的依恋，又诱发我的追求……啊！我的一切颖悟，都是来自船渡。

1994 年 3 月

梅城女人

她们是这座山城的一道风景。嘉山梅水，毓秀钟灵，养出了她的女儿清纯端丽的形貌和气质；幽美的自然环境和千年文化风俗的教化，又培育出她们特有的个性、情感和生活方式。梅城女人，以她们温馨娴淑、勤劳质实、聪明干练，活出了一串串五光十色的岁月。她们旖旎的风姿和情调，标志着客家地域的文化与文明，在历史的进程中，构成这座文化之城如云似梦、如诗若画的人文景观。

当然，梅城没有出过举世惊叹的美女，这大概是人文环境所致。自客家先民播迁而来，开创基业，土瘠民穷，艰苦的生活和过分的操劳，旧时客家妇女的容颜，哪个不枯涩憔悴？路径坎坷，爬山走坡，行状怎会有娉婷体态？纵是富贵人家，养颜有术，出过丰腴玉润的佳丽，但在这“市小山城寂，船稀野渡忙”的环境里，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远避京都，宫廷选美，也不会到这蛮荒一隅。

客家先人南下时，多是举族而来，视知书识礼为第一要义。除富贵人家，一般客家妇女与读书无缘，但她们却受到严格的言传身教的家庭教育，因此客家妇女具有勤劳、俭朴、孝顺、贤惠等种种美德。旧时，客家男子多贸迁远出，或饱食逸居无所事事，而女人在内持家，抚育儿女，侍奉公婆，竟日劳作不辍。《乾隆嘉应州志·风俗》说：“中上人家，妇女纺织缝纫，粗衣布裳，以贞淑相。尚至村乡妇姬，槌髻短裳，任田园诸务，采山负担，蓬跣往来，未免鄙野。”像这样超负荷的劳作，粗衣布裳，蓬头赤足，能有多少秀色与风姿呢？然而，“淑相”与“鄙野”，又多少让人读出不同的人家，有着不一样的生活层次。

在梅城，明清时代已是商贾云集之地。那时海道未通，潮郡九属人士上京或中原地方，多由梅城经过，向江西大道而去，来往辐轴，市场闹热，百花洲尾，花船群集，夜静笙歌，声达十里。《梅县风土二百咏》有诗云：“船未通行海阻程，江西大道达燕京。百花洲尾花船集，风送笙歌十里声。”可以想见繁华闹市，所流行

的文化风韵，必然与乡村有别。在梅城，仕宦、商贾、学府及手工作坊的集聚，异地旅人的杂糅影响，女性也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时尚。那时出现了不少才女名流，像黎玉贞、李斯和、张璧华、古瑶华、黄宝阁、红兰女、叶璧华、梁浣春等，这些女性虽然不是个个“养尊处优”，但她们都有着不俗的家学培养和书香熏陶，多少有勇气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樊篱，用诗文喊出了青春与生命的渴求。有知识的女性，言谈举止必定要高雅得多，也必然具有各自的个性魅力，这魅力就源于她们的气质和风度。

风气的嬗变，是逐步出现的。民国初期，梅城女校的开办，造就了一批才貌双全的佳丽，她们敢大胆穿着短裙，走在街上，走向校门。城市女人，比乡村妇女毕竟宽裕、闲适得多，也有时间打扮修饰自己，生活视野一开，人际交往一多，自然而然在气质和风度上也会漂亮起来。那时在发式上，已是“女梳高髻转盘龙，再变妆时发改松”。妇女梳发，已从“髻尾”、“圆头”变为剪发，时髦女人有的仿西式烫松。在衣服上，已是“截袖长衫露臂凉，簇新时髦贵姑娘。围身裙与遮凉帽，不见当年朴素妆”。近代女衣，截去两袖，身长而狭，这是夏时装束。冬日有的穿旗袍，旗袍在乡下不流行，但城市不少女人喜欢穿它。头上盘堆云髻，脸蛋淡敷脂粉，穿着圆领、捻襟、窄袖、四面开襟、有扣绊的旗袍，很能显露妇女的优美体态，“笑她妖艳迷人色，多少脂胭抹得匀。”娉婷婉约，文雅大方，在街上“纤纤走细步”，有着万种风情。

美，是要有一定的生活氛围和闲适时间来装扮的；而美的气质，就一定要有不俗的文化素养的培植。现时的梅城女人，无论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都具有儒家风举，知书识礼、言谈举止，多文静娴雅。她们操一口字正腔圆的客家方言，唠唠嗑嗑，温存甜软，又甜而不腻，软而不酥，节奏流畅脆亮，语调轻重适度。

梅城女人，重感情，人缘好，从少女时代起，就极重视女人之间的友谊，常以一二女友为知己，或为姊妹，日日相聚，年年相好，友谊的表达方式，是精神的，也是感情的，信任、亲近、抚慰、激励，不敢对父母说的心里话，也渴求跟女友诉说。像这样单纯、真挚的情谊，能终生保持。结婚后的女人，常把丈夫的朋友视作自己的朋友，朋友来了热情接待，丈夫到朋友家作客，也乐意相陪，长此下去，一对夫妻跟另一对夫妻便都成了莫逆之交。

她们的个性兼具了中原女子开朗、率直和南方妇女的柔顺、善良的品格，历经磨练，自成一脉，既有男性的刚毅与勇敢，又有女性的阴柔和坚忍。由于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自我封闭意识，“出嫁定终身”的信条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她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习俗。她们也有对外界事物抱好奇态度，时而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真的出了远门对乡土之恋又会梦绕情牵，在潜意识里总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

梅城女人对乡土观念强烈，对家庭观念也同样强烈。她们一旦结婚，全身心便无条件地扑在营筑小家庭的“安乐窝”上，她们的毕生追求无非是做个称职的贤妻良母。她们勤劳能干、深明事理，也信奉“妻为夫荣、母以子贵”的原则，即使本身的学识、素质和能力比她的丈夫高，她也决不会以强者自居，在公共场合总是维护丈夫的自尊。在经济花费上，她们大都听从丈夫安排。但有一个普通事实，女人们心里明白，她们已对丈夫的大部分的爱转移到儿女身上去了。

梅城女人终归离不开家庭主妇的角色，纵使那些外省外地迁来的女人，也是入乡随俗，学着客家妇女一样操劳操心。女人比男子负荷要重，每天上班下班，家务活就使她们很少闲暇，但她们常常沉浸在小家庭安乐的天地里，因承担着生活的责任而感到熨帖和安慰，以恬淡温馨的心境在自我创造的有滋有味的氛围中得到快乐。她们渴望一种温馨安定的家庭生活，不愿在生活中发生过多的变故、摩擦、离弃和不幸，只想一家人和乐融融地度过此生。

得山之秀，得水之媚，梅城女人有着天生丽质和妩媚风情。她们女性之美的神韵，来自内涵的激情，也来自衣着打扮，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现实图景。走在街上，各种时髦的衣饰和新潮的发式，当令你击节惊叹。她们不俗的形貌与气质，已把生活调剂得如此鲜明动人。特别在傍晚，女人都纷纷走出家门，衣饰就像飘出一朵朵五色霞云。你也许会发现，在众香国里，年轻少妇的穿着比少女更加时髦，她们懂得女性形象的设计，丰润充沛、浪漫一身，有一种成熟的流动美感。改革的年代，有着开放的女性，这是梅城女人一种自立自强的表征，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宣扬。只有对生活 and 世界投放热情的女人，才活得这样无拘无束、风流洒脱。

1996年10月

夜游大东岩

夜间出游，是我平生头一次。难得友人相约，至大东岩走走。原因是新建的一座“千佛宝塔”封顶首次亮灯，前去观赏，也是一件快事。

从梅州城驱车直入东郊，约三公里许，便到了。迎面丘壑叠起，错落绵亘。这时，正下着零星小雨，飘在脸上，凉沁沁的，身心倒有一种清新、恬适之感。须臾雨又歇住，夜空露一痕白光，羽状云絮里漏出几点疏星，四周烟树空蒙，宛如罩着轻纱，缥缥缈缈，恍然引人沉进昏昏的梦幻之中。刚才还是稠集狭闹的燥热市街，一下进入这幽邃宁和的凉野清郊，暂忘营营，得以解脱，心境顿觉自由逍遥起来。

大东岩是旧游之地。山不高峻，但岩旷而平，洞窟清幽。东岩寺，依岩而筑，始建于宋代。在宋元祐年间，本邑学者蓝奎，入仕前曾居留此处读书，有诗传世，云：“飞瀑悬帘动清响，依岩结屋称幽居。懒思身外无穷事，愿读人间未见书。”大概昔日岩上有天然“水帘”垂落，不知何时，后山林木被砍伐殆尽，断了水源，这一“飞瀑悬帘”景观也消失了。只有岩上楣上嵌刻的“石釜灵响”四个字，传为蓝奎所书，至今仍存。因岩如穹盖，如锅，故称“石釜”，又因洞内有石鼓，击之蓬蓬有声，“灵响”端为写意。古人读书太会享受自然，今人有那份逸致的，还有几何？这里尚有一处叫“出米洞”的孔穴，旧传能流出米，后有贪心僧人，把孔凿大，没了。这风物传说，多少加浓了寻幽探胜的魅力。

目下，夜色是一片凝寂、一片深黑，寺门关闭，灯火昏暗。我们无心造访，只穿过山门，前行百步，进入“东南胜境”牌楼。这是近几年新辟的禅院景区，宽敞开阔，簇立着颐养院、地藏阁、斋堂等建筑，画栋飞檐，曲廊回栏，以墙分割又相互联袂。灯下映衬下，有别样的一种古色古香，肃穆雅致。我们在禅院的主事释·明慧的领引下，走入内厅，观赏室内一尊纯白玉像，看那慈眉善目，便是释迦牟尼。造形精巧，莹洁透亮，为“云门寺”佛源大师赠送来的，不失为

一件难得的珍品。

出内厅，便从右侧登山，石级层层叠上，至半岗，绕过文殊亭，向前走去。碎石小径，在夜雾里隐隐浮白，两边坡谷倾斜，纯然泼墨一般浓黑，模糊了任何物体轮廓。眨眼间，陷于迷惘，不意发现黑黝黝的山坳深处，昏灯荧荧，透出一丝虚灵倏忽之光，淡如萤火，那是“油岩寺”了；显得十分的萧条孤寂。不知青灯古佛旁，尼姑可否还在敲打钟磬、咒语喃喃？我们看不清她们，而她们能看清自己吗？奇妙的人世，无尽的虚空里，人总还能寻觅出追求的充实和信仰的慰藉来的。这古庵，原本由和尚主事，后改由尼姑居住，不知何解？而油岩称谓的由来，其故事也不外乎像东岩寺“出米洞”的传说一样，有孔出油，贪心僧人把孔凿大，断了油源。虽同属无稽之谈，但对贪婪之人委实是一个当头棒喝。

东岩有“出米洞”，油岩有“流油孔”，一米一油，也或许反映出客家乡民对生活的一种质实本真的民俗心态。

然而，谁能想象，这山庵一隅，当年曾留下过叶剑英元帅的踪迹。他还在东山中学读书时，便常与同窗好友登临此地，评时政，论天下，拔剑起舞，赋诗抒情。从那首“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的忧国忧民的诗篇，我们仍然感受到其磅礴气势，这样想着，仿佛从山谷正隐隐传来松涛声声。

不觉间，再上一个山坳，路侧有一座坟，是名媛叶璧华之墓。她是清末女诗人，也是梅州女校的创始人。坟，孤凄地筑在这面山岗，草木掩覆，夜蛩悲吟。想见她的一生，寡居年年，抒不尽“残灯吊梦，冷月惊魂”的哀怨情怀，前尘旧梦，早已淡作忽风飘烟，串进她的一部《古香阁集》的线装书里。而今安睡于此，魂灵犹在，或能感知后人的景仰之情吧。

默默地登上山顶，树梢挂满电灯，竟惊奇是那样开阔空旷，游人来得这么多，宝塔巍然耸立，直逼霄汉，重檐复宇，翼角欲飞，气势异常雄伟，拱门塔檐上刻着“千佛宝塔”四个大字，为赵朴初所书。塔为九层，高三十六米，全部用花岗岩石砌筑。塔的设计精湛绝伦，总造价约四百七十万元，全由海内外善男信女捐赠。塔内有石梯盘旋而上，二至九层设石雕栏杆。最顶层上又嵌立一座小塔，用整块花岗岩石雕刻而成。仰头一望，别具一格，衬得整座塔体，秀隽挺拔；现拟将建于南汉大宝八年（965）的“千佛铁塔”移至底层，从而构成塔中有塔，塔上有塔的独特形貌，实为当代国内宝塔建筑上所罕见。

八时四十分，彩灯一串、一缕、一簇、一球，绕塔放亮，光怪陆离，辉煌流丽，真像一座巨大的工艺品陈列山巅。突然，顶层大钟撞响了，当当嗡嗡，幽幽慢慢，沉雄，浑厚，余音漫谷，直把一颗心，泊入大自然虚静和谐的境界。我们依次环梯拾级而上，层层登高，沿外廊凭依栏杆，俯瞰梅州夜景，满城璀璨，如星河泻

远，若幻若真，给人以苍茫朦胧、神秘幽奥的感觉。

今天是端阳，也是诗人节，夜赏宝塔，何等风雅之致。归途中，眼前总浮现宝塔雄姿，闪耀的眩目的光斑里，看到了“千佛”的幻像，这大概是正合禅偈所言，“触目是心光”了。

1993 年端阳

夔纹陶片

据文物出土资料载：在梅县畚江牛轭岭等处，发现有仿饰青铜器制作的“夔纹陶片”。由此推算，早在四千余年，这里就有人类居住。

远古蛮荒，森林覆盖四野，深邃而苍凉。

想象中那被称为“恶溪”的梅江，当初细流如线，于岩壁间交织着厚重朴拙的饰纹，缀映出这块陆梁之地的寒星冷月。

四千余年，恍惚迷离的历史，犹如梦幻，带头自己不安分的灵魂，翩然而去——

江上清风，山间明月，该记得那个沉寂年代。层层叠叠的峰峦，梅江之源，泉滴汇流，而成湍急波浪，在森壑裸岩间弯曲如蛇，蠕动滑行，可有人影涉水而过？

山洞，篝火，野性的风。

谁能撩开云幔雾帐的一角，窥破古老的生命之谜？

强悍的部落，自有其粗犷的烈性，但陷于蒙昧的人和神的困扰孤独之中，牢牢地被岁月锁在荒寒的空间。

你甚至不能设想，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里落脚，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穴居山林，狩猎攫食，繁衍生息。又矛盾又和谐地于这庄严的世界里，做着祖先的乐土之梦。

冷冷天风，滔滔逝水，凋谢了无数的春花秋叶。岩壁的裂罅里，汗雨，烙下的先民深深浅浅的脚印，记录了多少死亡与新生的苦涩的故事。

一川的玄奥，一壁的神秘。

当那一刻，混沌之中，牛角号声破空而来，沉沉隐隐，流布四野，虚静的山谷晃摇起来，虎豹蛇蝎远远躲藏了。

这声音，可以想象是人、兽和自然的角逐奔突，深山的箭簇疾发呼啸，祭拜天神的颤栗呐喊，抑或是原始的先民男女击鼓而舞。